

永久黄

下

『永久黄』团体档案汇编

久大精盐公司专辑

主编：赵津

副主编：关文斌 谷云 李健英

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总主编 万新平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十一章 久大与金融界的关系

一、久大与金城银行

与银行界合资经营盐号卷

合同

立合同金城银行总行后称银行
久大精盐公司公司 今因公司需用流动资金向银行商订透支款项，
双方议定条件如左：

一、透支金额以银元陆拾万元为度。

二、前项透支额内公司得随时陆续支用。

三、公司透支款项，按月壹分计息。每届阳历十二月二十日清结一次。

四、公司及分公司所有出入款项，悉交银行经理收付。如有存款，银行按常年四厘计算利息。

五、公司及各支店所有汇款，凡银行已有或将来设立分行及有代理机关之地方应悉数交银行或其代理机关代汇。其汇水由公司支店与银行分行或代理机关依照市价随时协定。如协定之价与他家相等或较低时，应尽银行优先代汇。

六、公司透支款项以公司房产、地基、机器及货物全部为担保，公司应备财产目录并保险单等件交给银行收执。银行收到此项单据，应备收条交给公司收执。

七、公司对于透支款项不克照本合同履行时，银行对于前项担保有优先处分权。

八、本合同以一年为期，期满经双方同意得再续订。

九、本合同缮立两份，由公司总经理、银行经理签字盖章，各执一份以昭信守。

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处 范旭东

天津金城银行总行[印] 寿岩

中华民国十四年二月十三日

(1925.2.13)

与银行界合资经营盐号卷
作民吾兄左右:昨接贵津行电话知改约事已承办妥,铭感无似。顷遣敝营业部
长往晤阮公商量办法,已蒙接洽,约定日内即可签字,足纾远念。惟闻吾兄为
此事颇费斡旋始获此结果,深为怅然。在吾等私交,即再烦累谅亦不予我罪。
此举究属公事,且系营业性质,非双方允协万难通融。未卜贵行对此是否不嫌
负担过重,而吾兄个人是否不感困难?属在至交,无妨率直见示,俾能释然。
弟愚戇性成,雅不欲以公事而累及私友也。尚乞谅鉴,并祈示复。此颂

大安 弟锐廿八夜十时

(约1925.4.28)

与银行界合资经营盐号卷

合同

立担保合同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下称久大) 因久大 商请银行向盐务稽核总所担
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下称永裕) 金城银行(下称银行)

保久大 缴纳盐税之期票,经三方协订条件如左:

一、此项担保总额计两公司应缴常平仓盐场税计久大

肆拾贰万贰千柒佰陆拾 担 久大税款壹佰贰拾陆万捌仟贰佰捌拾元
壹拾陆万壹仟玖佰陆拾 担 永裕税款肆拾捌万伍仟捌佰捌拾元

两公司合计税款国币壹佰柒拾伍万肆仟壹佰陆拾元整。

(另附分期分地兑款数目表一纸)

二、两公司所立场盐税期票,计分湘、鄂西、皖各岸名义出立票据,由两公
司分期出立,请银行担保之。

三、此项场盐税期票由银行代向官厅担保到期兑现,至两公司对于银行应
于场盐税期票缴纳时将官厅发给税准单交与银行作为保证。如起运时两公司
得向银行陆续取回税准单,以票额壹百万元为度。

四、银行担保此项场盐税期票应由两公司按每元壹厘伍毫付交银行作为
担保手续费。

五、此项场盐税期票每次到期时应由两公司将应缴税款如数按期拨交银行备兑,由银行将兑讫之期票交还两公司。

六、如每次期票到期,两公司因故不能履行第五条规定时,银行得将代兑期票之款径付两公司往来透支账。其透支契约另订之。

七、本合同期限以上项场盐税期票完全兑清时为止。

八、本合同未尽事宜另由书面洽订之。

九、本合同一式贰份,两公司、银行各执壹份存照。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总经理 范旭东

青岛永裕盐业公司总经理 范旭东

金城银行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1936. 11. 2)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照抄沈总办收条

兹收到贵行垫借久大精盐公司缴纳精盐捐款现大洋肆万元正,其款俟捐率解决后由该公司再行清缴,并径还此款。倘该公司不能履行时,有敝局办理之。此据 此上

金城银行台照

京榆一带芦盐
食户纳捐局 总办 印 壹月廿日

(1928. 1. 20)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旭兄左右:二月二日寄上第一号缄,计已收到。此间情形开列于次:

一、大同存货近仍滞涩。日来雨雪交加,乡贩绝迹,每日仅销八九拾袋,至多不满贰佰袋。局中借去税款渐次到期,调度颇困。

一、汉口现存之淮盐、精盐、浙盐及政府没收之青盐总共在四十万石以上,精盐约占三分之一。以目前销势,三个月内尚难售完,故此间暂时万不能来货。加以货物到岸,榷局必豫提附税,银根奇窘,无法筹措也。

一、接鱼电悉。饷捐未妥,沽货难装。永货有作兄帮忙,可作押汇,感激万分。但以近日汉口、沙市情形,押汇一层暂不可做。实以集货太多,一时断难售销,届期不能周转,反难为情。曾复急电“鱼悉。汉货三个月内无销路,永货万勿装来,押汇更不可做。缄详规虞”。谅能心照。

一、沙市需货贰佰吨。后青复电知于江、虞两日交日升、富升两轮装出。弟又电青请再装百吨，顷得吾兄来电谓需款起照，已与伟兄筹商定□日交申汇青两万元专备起照之用。

但请青岛先起沙照贰百，其余候电再定。

一、南京政府对于四岸食盐已有官运官销之建议。此举专为筹饷，势在必行。现已委定陈绍妣^裔生为四岸济运总局长，各岸设立分局。闻对淮盐又另自设局。兹将《新闻报》载章程剪呈，即请察阅。连日陈裔生电召文植兄赴申就商，究未知意之所在，或系关于精盐运销有所建议，或系要老文代销官盐：二者必居一于此矣。观文植之意似甚活动，吾人情势与彼不同，绍緘已详言之。如文植兄到申后，或有缄电与兄磋商办法时，务请留意，总以不转入漩涡为要。余事绍兄已详，不尽缕缕。专此即候

台安

弟 也 规 顿首

民国十七年貳月拾日发
正月十九日

(1928. 2. 10)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旭弟左右：盐已放行。北伐捐由沪经理处具立保结按期偿还。饮鸩止渴，无可如何。昨去宁托作民向宋疏通，非将此案根本解决，如何能做生意。汉口销路渐好，老文亦愿多装，通益、利源等不来，即是我方机会。时乎时乎，不可失也！今年下半年非奋斗一场不可……

再此次去盐，除汉口无问题，他处恐免不了枝节。只得相机行事，麻烦老钱之事恐尚多也。老文颇出力……

此颂 侍安

小兄绍周上言十七、八、一八

(1928. 8. 18)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旭东吾兄阁下：汝为南下托寄一书想已承鉴。及许君绍周来京，备悉近况，慰念交加。南中变化，销路复开，天助自助之言，信不我欺，言之佩慰何以！永裕事须得汝为来电，知兄拟将最近两船所得拨付。至感我兄为难，弟所深知；弟之处境，亦在洞鉴，毋待赘述。但冀能于最短期间尽力将货运至上游，随时销出，得价而归。不惟公司与金行之幸事已耳！

久大与金行各账以定期之十五数较为紧急。数本有限，转期多次，殊为不

便,尚希留意。不胜感盼,此请

大安 弟作民谨上二十五日

兄何时北下? 希先期电示。三井大村屡来探询,想有事待商也。

(1929.11.25)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旭公赐鉴:昨晚奉电译悉。产捐本一无理之苛索,前次呈复久无下文,探听系陆运使赴晋之故。其时曼兄已托作翁转为说项,公私并进,或可望免。乃日前陆回,前晚批出,仍是要缴,不察商艰,强迫实在太甚,关系公司营业亦太巨。当与曼兄筹商,若专用文字申复,恐仍是枉然,不如先找人向其疏通,使其觉悟。如有转弯,希望再进呈文。据曼兄云:平尚有人可托,故昨即往平,设法一面与本公接洽。昨晚公之电到,其办法相同。随又抄寄曼兄以分途前进。一切正苦不了,偏偏又生此枝节,申说不听,只知要缴,不管商人之死活,难关一层一层加上。究不知要把改良之盐如何严逼处理? 诚百思而不得其解也! 令人气闷欲绝! 沙市要货尚有旧照,百吨已报关,明日装奉天船。惟值此要产捐之际,不知无问题否? 如有阻难,只好退关不装,且看明日情形如何。承示十号前先汇一数,共筹凑之难,不言而喻。此款现尚未到,待用非常之急,而明日又是星期,恐须后日方能汇到也。

本月四日工厂保险期满,当然续保。其保费须六千余元断不能不按期照付,以免有危险无处负责,非若账项迟付不要紧。然款子自被兴行催还上月廿六一笔尽凑归还外,分文无存。二月工薪尚是因厂中支去之工人奖金,以工人争执多寡,迄未发放,暂移作工薪之用,得以敷衍过去。此等财政情状从来未有,亦从来无如是之干净也。言之寒心,思之可畏。故保险费一项逼得无法,又与兴行商借一数 因租滩尚有二千余元日久未付,迭催不能再压,厂用亦须千余,故须一数,三日成立,不四日又销归乌有,而工人奖金问题不日如能解决,即须五千余元,各处盐价又万余元。兴业透支因其经理未回,迄未成立。此外亦无可再活动之处,故盼款之汇到接济,急如星火。昨晚未奉电之先,已发汉一电商筹三数,亦实迫于无可如何耳!

金行透支连本带息截至去年底止为七十九万五千余元,早已过额不能再用。去秋因外面汇来十数存行,而该行欲扣抵欠款,经费许多唇舌始得支用半数。惊弓之鸟,故以后对于来款、支款不无戒心。因一来即推在总理身上,而两处相隔时日又促,有时周转不来,受逼更甚。故一二两月份与彼无甚往来,

明知其必起疑,亦是没法。盖一月份正值旧历年关,出入关系尤大,时刻要盘算,而欠透支如此大多,岂有来款不扣之理。时常要往商求,又须藉词请示某某行与不行,使你一时不能决算用法,又不能预告于债务者。一次不了一次,行中又嫌麻烦。而外面来款每次一数或二数,均是一眼套一眼,指定用途,不能稍有减少,故年来两月与金少往来者,职是之故亦迫于不得已,非敢丧心别开他而另与人家往来耳。昨作翁来津须弟一往行,见面之下果不出其所料,当问近两月外面无来款,与行少往来,其故安在?公司如何生活?当即答以外面近两月实无来款,困苦万状,处于无法勉强应付,仅只工薪而已。各账一概压住,而发工薪款乃系柜上零碎收入应用之。故两月来无甚往来,如以后外面有款汇到,自当仍送存等语。作又云:如此很好,账面上较为好看,要用再设法也。作如有信寄公提及,乞去信时亦即如此复之,以免两歧。特此奉达,敬请

刻安 组荣 匆上 十九年三月八日

(1930.3.8)

范旭东与久大汉口经理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十三四日

旭兄左右:来函均收读,领悉一切。联合营业处昨日成立,诸事尚未检清……

发盐事已函告舒兄。提单知于十七日寄来,甚慰。汉口每年销数总在四十万石上下,现闻五和、民生及营口六公司暂不能来货,以后只有久、永、通益、通达四家,档口若好大概可以多销几石。不过货要豫为之备,起照太费时日也……匆此即候

迟安 弟也规 顿首 三月十七日午后六时

啸兄处请致意,弟对于此间经过各事即有报告寄津也

(1932.3.17)

范旭东与久大汉口经理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姑丈大人钧鉴:敬肃者,前由豹文交阅手谕敬聆一切。刻因忙于鄂岸稽核处转奉署令,对于我业除存盐税外于七、八、九三个月份尚须商人代借预税洋八十七万元,息归官认。惟担保品必须商人运盐十二万担岸附税 $\frac{3}{8}$ 元⁸作押担保。

惟从前期票所定日数约可展长两个月,现因营方无来势由国内起运,而达五民三公司又无此财力。久、永、通之责任时无旁贷,不借稽所,必生刁难。借则不

堪缴纳担保。金城虽允认借此款,必须七成提单作抵。昨由公会议决供给担保品之公司每月每百吨由会津贴栈租利息损失洋貳百元,将来由各家售盐总数分摊,以昭公允。按七月份应缴二百吨,八月又百吨,九月千吨,久永占一又十,通占三成份,七八九三月公司须代缴四百、一百、三百吨。侄因期限过久数目过巨,已与金方口头约定久大只认形式上之交纳,后来仍须通融取货也。推销一节实不可缓,因淮盐放期落价,阻我销场,而于放期之影响尤大。不过淮盐纯系政令使其自杀,内部尚非一致。如每引卖价有八十五六元至八十一二元者,放期亦有一、二、三月不等,且又有包送至分销地点,不计力货的情形。各别倒账时有所闻,将来多数赔本,拭目可待。微闻稽所高级人云:淮商自请救济,稍缓或能团结。并劝我业暂时观望,免致牺牲,惟借税太多而销额锐减,为前途计只好忍痛每袋减价四五角并自运销他地,此当在月半后由公会议决行之耳。前呈减轻成本一项,侄实不知工厂成本会计,如有可俭毋烦约之通益。包工亦可仿行,出货亦属优良,成本易于计算,此间通达厂价每担只有二元五角,将来支店货价不定,营业涨跌亦可自由,若店支撑节,尚属有限,通益厂方现派会计驻此,倡言落价,想亦与此同情。总之社会一日不可缺盐,精准一体共存共亡优胜劣败矣,侄自前月幼公来汉转达钧意,闻命之下惶感交集,乃蒙豹公垂留,情盛岂敢有所表白,当以此身仰赖全恃尊谕为依归。幼公到津想已代为转禀,溯自前年汉行起因征求同意比以主持全行事务,非有德智兼备学识俱长之才曷克胜任,以我之驽骀万不敢当,婉辞卸之,孰意周公高及主峰固非意料所知也,若侄奉命身立彼处而心实在宇下,惟金融事业经历幼稚,能否不负德意预乞大人于可能范围内谅宥末罪,俾得他日仍供驱使,藉效犬马之劳。昨承鸿叔转谕各事益感大人体恤为侄代谋无所不至,盛德厚泽深铭五衷,满拟即时赴湘,适因借款未妥容后调查事实再行详禀。兹将侄拟注虑各点及组织预计营业情形先行呈察,并乞钧正转达是祷。再侄不愿脱离幃幃,敬恳赐留无给虚职为叩。肃此恭请

姑母大人 福安 许俊喆谨叩二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注:文中涉及苏州码子,参见凡例中“苏州码子对照表”]

(1933.7.13)

金城银行对久大的放款

(1919—1927)

单位:元

年份	久大精盐公司借款额
1919	265,456
1922	122,962
1923	459,033
1924	343,908
1925	749,047
1926	567,429
1927	785,180

资料来源:《金城银行史料》,第 176 页。

二、久大与中国银行

与银行界合资经营盐号卷

径启者:敝公司与贵行所定往来透支及向天津中国银行担保期票合同已届满期,亟应重新续定以资信守。惟敝公司业务比去年已扩张数倍,应用盐税期票亦比去年为多。现拟将期票担保额照旧约增二十万元为四十万元,往来透支额仍为十万元,俾敷周转。除敝公司另付存担保品外,一切条件均如旧约。即希查照并请缄约天津中国银行定期会商续约,无任翹企。此致

天津金城总银行台照

天津久大精盐总公司启 四月九日

(约 1920.4.9)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范致中国银行总裁李伯芝函

伯芝先生阁下:顷趋谒畅聆雅教,甚快。锐上年蒙缉之总长委派调查欧洲砖盐工厂,原为政府创办精盐厂之计划。回国之时,适值总长离部,国家精盐厂计划未能实行。锐欲以少许资本为改良盐质先驱,两年以来奔走调查,迄于今日厂已落成,机亦安置,惟运销办法未蒙批示,一切进行因此停滞。各省盐商亦有向公司愿订合同包销者,亦以包销章程未经官厅批准无从接洽。若因此中止,不但无面目以见各股东,亦上负周总长提倡精盐之至意。务请阁下代白苦衷,乞总长始终维持早赐批准,不但锐受惠无穷,属在股东均感德无既矣!附呈节略一扣并希代达,并乞示复。肃此敬请

台安 范锐 谨状

赐示乞寄天津日租界常盘街四十三号

送呈西单牌楼北丰盛○○

中国银行总裁

李大人 勋启

范缄

(1915)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伯芝先生大鉴：昨奉盐署场产厅电传锐到厅，知前托阁下传达之节略已蒙总长批交该厅约锐讨论一切。

总长所批各节一一说明理由，当场与李厅长讨论颇为满意。李厅长即将讨论结果明后日请示，种种费神，感不胜言。总长前仍望鼎力玉成，是所至祷。先此函达，统容面启。肃此敬请

台安 弟范锐 谨状

(1915)

卞白眉日记(藏天津市政协资料室)

1920.4.9 久大范君约在鲍德平饭，谈及向稽核所代出存单事，意欲增加二十万数，此事向归金城承办，我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仅间接办理。归与震修商拟与直接办理。

1920.4.10 嗣访久大范君，商直接来往事，其与金城关系深，允以二十万试办，当俟其来商再评议也。

(1920)

三、久大与浙江兴业银行

鼎昌盐号卷

旭公赐鉴：在沪叩别，于五日返汉。淮盐售价本为七十四元五角，嗣以提先续缴副常平税一百票，责任加重，电请加价一元，为每引七十五元五角(大陆、鼎昌多售一角计七十五元六角)。每担连出仓力资合十二元八角，与精盐售价每担相差四角。淮商因运费激增，拟再加价，恐精盐趁机侵占，当以精盐常平已认办，果起而与淮盐竞销，不但汉口受影响，而轻税区之樊城、钟祥、麻城等处

恐受害尤烈。即以黄陂一县而言：从前月销淮盐七八百引，今均易以精盐，可为明证。现在形势合则双方有益，分则两伤。且淮盐因江水日涸，运费飞涨，预税又源源而来，成本责任均愈加重；而精盐因与三公司订有常年合同，不受影响，须请注意等语告之，余以为然。经讨论之下，以后精准售价以相差四角为标准。淮盐提涨，精盐亦比例照加。遂公推谟为代表，向精商洽商。当与谢瀛初经理商定：精盐每袋加价三角，淮盐每引加五角。均已照行，初步之合作似尚顺利。嗣后当再相机进行。

……

敬请 钧安 王制家谟谨上十一、二〇

(1932. 11. 20)

与银行界合资经营盐号卷

敬启者：_敝因需款应用，曾商天津浙江兴业银行拟以敝方持有贵公司债券票面洋贰拾肆万元向彼押借洋拾捌万元。月息九厘，定期六个月，一切条件均经议妥。惟该行以此项债券系贵公司发行，应由贵公司出名借用，成立契约。兹特奉上永利债券票陆拾张，共票面洋贰拾肆万元(……) 恳即核收，并予出名向该行按照前由条件代为押借转交应用。所有贵公司按照契约应对该行一切义务，容俟该借款到期之日概归敝公司查照履行。附此声明，即希台察是荷。此致

永利制碱公司

久大精盐公司总处启廿二、六、十五

(1933. 6. 15)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旭公赐鉴：前奉手示，敬悉一切。因各要事均已由电奉达，故久未上函。然起居则无日不在念中。昨阅致啸兄函，谓近状又如去年十一月情形，闻之尤为悬念。本来近几月对于所事劳心太甚，沪宁两处奔驰又不得稍息。虽谓草鞋无样，渐打渐像，然此中之曲折，经过之麻烦，所受之痛苦，皆非笔墨所能罄述。每念及之，我公亦实在太累太苦耳！公司一切如常，除运司异想天开，要在外销之货抽产捐每担五角业已呈复不行，尚无下文外，日来最紧张者即财政问题。其情形如下：

去腊底卡出之贰万余元，原备正二月万不得已之零星各项支出。乃上年阳历十二月廿六日与浙江兴业所做之定期五万元，两个月期至本日期满(即系

承马久甫帮忙之一笔)。日前到该行商办,不意正经理陈聘丞赴沪未归,只得与张副理商酌。始则想转期,因其不行,即想仍做透支了之,而张以陈未回不能作主,又不行。只云:先将定期还清,于我公司信用上较好;至于透支一层,好在陈快回,一俟其回来当帮忙做成,各归各项,于两方面均有关系,否则无以交代总行。设或日后透支亦不能做,反为不好。且定期款不能展必须收回者,行中亦有苦衷。务请先还定期,然后再做透支。一转移间不过时日之先后各等语。所说未尝不是,无如我们哑子吃黄连,其苦实说不出,只得托故与之委婉力商再四仍属不行。迫于无法,故廿四日拍急电请公设法,旋奉电复嘱再商略展。本应再往商,因其情形如此,再去亦是惘然,徒露马脚,故未再去。即与嘯兄商之,暂移一万,又请君兄向交通货栈商借一万,连同汉口日前由沪转来之一万,凑成五万,于今日还清定期五万,息亦付清。在表面总算好汉,其实挤得塘干水尽,连明日沽津两处月底之开支都无着。此外各账更不必说,真急煞人也。现正另外再想法对付开支,尚不知何若。又浔皖津要货均急,亦弄得无款起照<sup>产捐尚未批出
可免尚是问题</sup>,如何是好,尤为焦急。顷又拍上一电(无线夜信发)奉告兴款已还,另需仍乞速筹,计达鉴察。明知我公来难,亦实迫于万不得已,但望兴业透支不日陈回可以成立,稍有转旋之地则幸矣!心乱如麻,余容再布,敬请春安。并祈珍摄! 组荣 谨上十九年貳月廿六日晚

[注:组荣即胡耕娱,会计部长]

(1930.2.26)

国民党征收精盐登记费卷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
青岛永裕盐业
立合同 中南
浙江兴业银行
金城

下称^甲乙方 今因甲方须缴纳精盐登记费与财政部需

款,特向乙方商借国币伍拾万元,委托乙方径交盐务稽核总所核收,经双方同意订立条件如左:

第一条 甲方向乙方借款计总额国币伍拾万元。内计:金城银行承借洋叁拾万元,浙江兴业银行承借洋拾万元,中南银行承借洋拾万元。由甲方出具期票交与乙方承借各银行分别存执,同时并缮具缴纳登记费文件交与乙方,委托径将本借款解交盐务稽核总所核收,掣取印收存执。本借款以本合同第四条所列各项手续办理完竣之日为交款日期。

第二条 本借款期限以貳年为期,利息以月率壹分计算,每三个月结算一

次,息随本减。

第三条 本借款交款日起,久大、永裕两公司无论运往何地精盐壹担,应备国币半元交与乙方所指定之银行存储,以资摊还。本借款之本息一面即由乙方指定之银行掣给摊还款项收据,交与甲方,向盐务稽核分所及中央银行报税转口。

第四条

(一)本借款合同签字时,甲方应即将借款事由呈报盐务稽核总所存案。并请盐务稽核总所函咨中央银行;以后凡运精盐非有甲方缴交乙方摊还之款所掣乙方指定银行之收据呈验不得收税转口,并由盐务稽核总所通知乙方证明允予办理。

(二)如所运精盐不由上海转口时,应由甲方呈请盐务稽核总所咨行他埠中央银行,亦非有上述之收据呈验不得收税转口。

(三)甲方应于本借款交款前将上项手续办理完竣,并将盐务稽核总所与中央银行来往公文交与乙方,以资证明。俟本借款清偿之后,再行退还甲方。

第五条 甲方每次所交乙方摊还之款,乙方应另行开户记载,按存率周息叁厘计算,每三个月结算一次,如数拨还借款之账。

第六条 甲方如不履行本合同条件时,乙方得要求甲方另行备款将本借款本息一次偿清。

第七条 本合同借款,两公司对于本借款应负连带偿还之责。

第八条 本合同有效时间以本借款本息偿清之日为止。

第九条 本合同借款,各行公推金城银行为代表,办理保管来往文件以及分派摊还借款事宜。

第十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二份,乙方三份,余一份呈送盐务稽核总所备案。

借款人 △ △

△ △

出借人 △ △

△ △

△ △

△ △

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1933.6.15)

第十二章 久大与各级政府的关系

一、久大与地方政府

1. 县、市政府

西岸征收各项附捐暨公债案^{税法类第七号}
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九江县公署公函第一号劝认十四年公债二千元文

径启者：本邑奉文派募江西十四年公债额八万元，奉经王前知事募解一万元，^敝知事抵任后又经续募认定一万元。前奉省长暨财政厅电复：短额太多，应向巨商公司募足派额。自应遵照续募。惟本邑各乡因旱被灾甚重，人民万难再行加认。查贵公司在九江商务甚大，况此项公债利息甚厚，担保定有专款。拟请贵公司认募公债额二千元，照章九折扣收，并预付半年利息，实缴八四折。刻日交县，以便填付印收，先行给照。如能多认，则尤深感纫。此致

(1925.9.29)

范旭东与久大各厂处负责人的往来函件卷

长沙县又向久大公司借款(十二、十、十八、长沙大公报)

久大精盐公司昨得长沙知事公署函云：径启者：现在军事吃紧异常，亟需筹措饷款以资接济。敝公署负承办之重责，乏点金之良方，应付无方，交相责备，陨越时虞，不胜惶悚。迫不得已因遵照上令，将十三年田赋印券，分向省会各财团抵借现金，为移缓救急之计。查贵公司资本雄厚，筹划有方，特派员送上田赋券洋一万元，请即力予通融，即刻代筹现款交由委员带署，以凭转解。此项赋券抵押确实，提征在即，不日可望收回。同属湘人，均有护宪之职责，必能鉴此苦衷，踊跃协助，俾得藉利灭机。幸勿推延贻误，是为至盼。此致云云

(1923年10月18日长沙大公报载)

(1923.10.18)

久大新旧盐商竞争精盐等卷

抄无锡经理处来函 锡字第四号

径启者：三月十日寄上一函谅邀鉴及。兹无锡缉私队及商巡等仍然搜拿人民购买精盐，共计被没者已有数十起之多。列表附陈，请烦转陈董事会^{正副}董事长设法呈请盐署飭令驻锡缉私大队，即日制止，不得再拿。并将从前所拿精盐一律返还，并照民十二年湖北成案办法，人民购买精盐以麻袋二十袋为限，庶几锡地营业可以维持。若照目前情形，实觉支持不下。^敝处盐销积搁，即与尊处出盐有息息相关。为此再将目下困难情形函陈台察。此上

久大精盐公司营业部长 钧鉴

晚 朱梅森 谨启

久大精盐公司无锡经理处

(1931.3.14)

久大长沙岳州湘潭负责人与李侗夫往来私函卷
侗兄左右：月前在省奉复示，诵悉一切。^弟往省原为交涉税警阻盐出境，希冀稍获通融，方能营业。不料精盐今岁销数不弱，为淮商嫉视，攻击不遗余力。稽核处为向淮商每月预借税款关系，不能完全不准所请，将长潭常开放、岳阳严阻一种对付手段。^弟既得真相，再四与浴、季两兄熟商，只能婉曲要求，不可决裂。深虑波及全局，将有转圜之机，忽传淮商在部控稽核处陈处长多款（开放精盐系重要点之一）。陈颇恐慌，并长沙亦严禁运往外埠。浴兄只得依样画葫芦，亦向盐务署稽核总处湖南省政府控湘岸税警，不缉私盐，专缉完税之精盐为对付地步。而部派委员亦即来湘彻查淮商所控各点是否属实。^弟见浴兄既赴首都，部员又将抵湘，毫无办法，只得返岳。此次上省交涉无丝毫成绩之可言，闷甚。惟日盼通则修改得获根本上之解决，则大幸矣。否则枝枝节节而为之，一年到头总无不愜气之事。岳阳税警目前仍严阻不准出境，只得听之。间常偷运出境，为数不多。因岗位过密，偷过颇不容易，屡被提去耳。通则修改如有佳消息，立盼见告，胸中闷气或可为之稍消。^{匆匆}敬颂

公绥

^弟为麟顿首 九月五日

(1934.9.5)

2. 省政府与地方军阀势力

西岸征收各项附捐暨公债案^{税法类第七号}
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江西省长公署公函在食盐项下每斤征收省公债基金七厘以六年为限文

径启者：照得江西财政本属入不敷出，近年邻疆多事，更复罗掘俱穷。自应设法维持，急谋救济。兹经军政绅商开会妥议整理办法：凡属军政各费，首先实行核减；并劝募江西十年地方公债及丁漕项下带借抵补金等项，均已次第施行。惟发行公债须筹妥基金，以昭信用。兹拟在食盐项下每年筹款七十万元为公债发息之用。业经约集运贩两商来署筹商，该商等深明大义，拟请每盐一斤于售价内加洋七厘。精盐、淮盐一律照此办理，并于售盐时按照斤数预缴，听候指拨。自开办之月起，以六年为期，期满即行停止，以示限制。除遴选委员前往总分各局监收，定名为监收本省十年公债基金事务所。暨缮就布告及收费执照，颁发收税各分局并行各县遵照外，兹定于十月一日为实行开收之期。相应函请查照。此致

(1921. 10. 1)

西岸征收各项附捐暨公债案^{税法类第七号}
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九江樵运分局函奉总局令公债认数太少不便转呈再行劝导文

径启者：案查前据贵公司呈称派认公债额巨难筹，并声明认缴两万元等情。当经转呈，兹奉总局第五八八号指令。内开：呈悉，查此次劝认公债系奉^{总司令}特令办理，该公司宜如何体念时艰，勉力筹认。今竟以资本有限，市面萧条，仅认少数，希图塞责。殊不知该公司在浔坐获厚利，彰彰在人耳目。本局长若遽以所认数目代为转呈，定干驳诘。合再令仰该分局迅速传集该公司首事人等，剴切劝导，晓以利害，冀其激发天良，急公好义，人同此心，何可甘居人后。事关特令，该分局务宜积极进行，勿容延宕等因，奉此，相应函达贵公司查照。此致

(1921. 10. 10)

西岸征收各项附捐暨公债案^{税法类第七号}
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援赣总司令部^{江西省长公署}训令第一号劝令购认省公债四十万元文

照得赣省库空如洗，军队待饷孔殷，中央无款协济，而地方人民之责本^{总司令}完全担负。幸赖地方各公团体念时艰，共维大局。西岸淮商历年助饷

为数不赀,今又承认公债五十万元,急公好义,深堪嘉尚。惟是各军待饷常有缓不济急之时,而现状维持宜援众擎易举之义。查久大公司及通益公司在九江运销精盐多至数十万担,营业发达驾乎西岸之上。今者淮商均已购认公债,各尽义务;该久大、通益两公司获利既同,负担自不容稍异。况食赣省之利,宜分赣省之忧。该公司等当不肯见义不为,甘居人后。合亟令仰九江县知事会同九江樵运分局委员即日传集该两公司首事人等,劝令久大公司购认公债券四十万元,通益公司认购公债券十五万元,概系实数。一面由江西财政厅核明票面数目及应得利息共计发给公债券若干张,送交该分局点收转发。是项公债还本付息均有规定之期,基金确实,保管严重,久已信用昭著。商民公认,无所用其顾虑。该知事务宜剴切开导,如数认购,克日缴齐,至为盼切,并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复。切切,此令。

(1922.8.16)

西岸征收各项附捐暨公债案 税法类第七号
一九二一年十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

九江支店呈九江 樵运分局
县公署 认缴省公债二万元文

为饬认公债额巨难筹沥陈下情吁恳鉴核转呈事。八月十八日蒙 钧局
钧署 传谕奉 援赣总司令
江西省长 训令内开:“照得赣省库空如洗,待饷孔殷,中央无款协济,由县会同劝令九江久大公司认购公债券四十万元,克日缴齐,至为切盼,并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复,切切,此令”等因。捧读之下,惶悚莫名。查九江久大精盐公司经理处系按股份有限公司办法创设于民国七年夏历八月。当时精盐初经制造,能否行销,毫无把握。各处商民悉存观望,经理乃用利和昌名义招集股本。每股一百元,集成二万元为基金。开办之初两年销数不多,只敷衍度支而已。九、十两年虽微有利益,缘营业已届三年,照章余利应派还各股东。嗣因股本不敷调剂,续招新股共集成十万元为营业之基础。然此十万元股本除照章以六万元缴存天津总公司作为发货之保证金,并购认总公司股票洋三万元,又购认永利制碱公司股票洋一万元。该股本基金已完全支配无余。所有现状对于营业金融周转者,是将保证金息折暨股票等向银行钱庄作抵押品之往来,藉资活动。兹经八二变乱之后,商业凋残,元气难复。各资本家受创既巨,苦痛同深。现在虽已开市,然对于债务只收不放,市面萧条凉在洞鉴。伏读上宪训令,维持军饷不遗余力,原为保境安民起见。商等营业此间,亦应竭尽绵薄方足仰答高深。惟是饬认债额过巨,敝公司资本有限,力所不逮,仰求转呈上宪格外从轻计议。兹敝公司再四张罗,于无可设法之中尽量筹划。以基本金十万元之中提

390